



访酉阳桃花源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耕夫

人文犹存，傩舞依旧，机杼未歇。使游者至此，能暂忘尘嚣，稍息机心，则桃源之在人间，固未尝绝也。彼渊明所记者，岂真在避秦之地哉？亦在后人之能寻与不能寻耳。

诗曰：

秦人避世此中藏，
千载犹闻翰墨香。
莫道桃源无觅处，
心闲即是武陵乡。

出洞复至古桃源，夕阳在山，人影散乱。忽闻鼓乐之声自林间来，沉郁顿挫，如天地脉搏。循声往观，见平地上数十人围成一圈，中有数人戴狰狞面具而舞，或腾跃，或旋转，口中高亢如鬼神呼喊——是土家傩戏也。朱砂涂面，法器在手，舞者似与神灵相接，观者皆屏息肃然。鼓声渐急，舞步愈疾，火光映照间，面具上的獠牙与怒目，竟生出几分悲悯之意。盖傩者，驱鬼逐疫，祈福禳灾，此土家先民与天地对话之古礼，传之今日，犹有生气。

鼓歇舞罢，暮色四合。余漫步吊脚楼间，青石路湿，蛙声渐起。一老妪坐于门槛，手织西兰卡普，机杼之声，与虫鸣相应。问其年岁，笑而不答，但以手示机中锦纹，云纹水纹，斑斓如画。忽忆《桃花源记》中“黄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之语——今之视昔，亦犹后之视今。桃源之乐，不在与世隔绝，而在人心之安；不在无怀氏之天，葛天氏之民，而在耕者有其田，织者得其乐，老有所终，幼有所长。

出山时，月出东山，清辉满谷。回望来路，烟霭四合，吊脚楼灯火星星点点，与天上星辰相接。同行友人间：“此真桃源乎？”余笑而应曰：“桃源无定所，心闲即是。然此地山水之奇、人文之厚、古意之深，若渊明复生，当欣然命笔，更作后记。”

嗟乎！自渊明作记以来，千五百年间，寻桃源者众矣，得其门者谁欤？今之人以高铁至，以汽车游，朝夕至，已无当年渔郎“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”之迷惘。然世愈近而心愈远，行愈速而境愈狭。余登舟车而来，历洞天而出，始悟桃源之不可寻者，不在山水之隔，而在心迹之判。能忘路之远近者，方能见天地之宽；能不知有汉、无论魏晋者，方能得无怀、葛天之趣。

今酉阳桃花源，为国家5A之景，游人络绎，已非秘境。然山水不改，

坠，四山环合，乃一天然溶斗，广可四顷。土地平旷处，阡陌交通；屋舍俨然间，鸡犬相闻。余愕然而立，恍觉身入靖节先生文中——此非“复行数十步，豁然开朗”者耶？非“土地平旷，屋舍俨然”者耶？千五百年前之笔墨，竟一一化为此间山水，岂非造物者之奇谲，文字者之先兆乎？

行至美池之畔，水碧如镜，中有小岛，桃花一株，正自含苞。池畔有亭翼然，曰“问津亭”。亭中无人，唯石碑卧草，刻“桃花源”三字，风雨剥蚀处，隐约可见古人题咏。倚亭小立，见远山如黛，炊烟初起，三五农人荷锄而归，语笑隐约。余忽忆谢叠山诗：“寻得桃源好避秦，桃红又是一年春。花飞莫遣随流水，怕有渔郎来问津。”今渔郎至矣，而桃源人初不惊避，但含笑相迎——世外之与世间，其界限果安在耶？

折而西行，复入太古洞。洞深三千余米，乃三亿年前二叠纪所成。初入甚狭，仅容一人，侧身徐行数十步，忽见穹窿高敞，若天地倒悬。石乳垂垂，如玉树琼枝；石笋簇簇，若仙班列仗。有“昆仑塔”者，高可十丈，细如笔管，传须十二万年方成今日之形。又有“太古石林”，参差错落，如太古之森林，森然欲搏人。洞中暗河潜行，水声如诉，偶见桃花数瓣，自上游飘来，想是源头深处，别有天地。

尤奇者，乃洞壁高处“石室藏书”遗址。相传秦时儒生，避焚书之祸，负笈来此，藏书千卷于石室之中。今登栈道而上，至离地十余米处，见一门梁，题曰“太古藏书”，两侧楹联：“陶翁传记成玄景，秦儒藏书隐洞天”。门内石室方丈，石桌石椅俨然，壁上依稀可见篆刻之痕。立此室中，忽觉千载如瞬——彼焚书之火，燔百家之言于咸阳，而此一室之藏，独逃秦火，留待后人。书之存亡，系于山水之险；道之隐显，关乎天地之心。然则此洞者，岂仅避秦之地，实华夏文脉一缕之所寄也！

游客在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桃花源景区踏青赏花
新华社发

岁在乙巳，仲春之月，京华文友相偕访酉阳桃花源。时宿雨初霁，群山如沐，清溪涨绿，落英贴石。主宾游而乐之，文谊与美景交融，遂命笔为赋，以纪其胜。

武陵有奇境，藏于酉阳之山。其地也，枕巴渝而望荆楚，襟黔北而带湘西。万山回合，若天地之秘锁；一洞豁开，似混沌之初分。此桃源者，非渔郎莫能问津，非仙客不得窥门。余踏春三月，履雨而来，始信世间真有避秦之地，尘外果存太古之天。

初至大酉洞口，雨霁初晴。石壁如削，高三十余丈，藤萝垂碧，苔痕上新。洞额“桃花源”三字，乃马识途先生手笔，苍然古劲。左侧石壁，清人罗升楷所题“太古藏书”犹在，楷法遒逸，风雨不磨。方是时也，山气方暝，恰值酉时，忽有一束金光破云而下，直射洞中——乃知此洞得名“大酉”，非虚语也。

循溪而入，水声冷然。溪曰“桃花”，源自太古洞中，清可见底，游鱼翕忽，皆若空游无所依。两岸桃林初谢，残红犹在，经雨之后，花瓣贴于青石，绯红点点，如美人之泪。时有落英随溪流出，浮沉宛转，竟不知其数千百载来，此花此水，曾见几度秦人？

洞深百八十丈，豁然开朗。天光下

酉阳桃花源

旗山的风景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唐伟

临沧城西，一山静立，名曰旗山。山脊自南而北，缓缓铺开，高低相错，恰如一面舒展的旌旗，安安稳稳伏在恒春之城的天上。它不似名山那般雄拔险峻，也无古岳的仙气缥缈，只朴朴素素立在那里，谁来登高，它便容谁。

旗山最有意思的，不在山顶风光，而在山脚分出的两条路。一条是石阶，直直向上，一层叠一层，望上去便要插进云里；一条是土路，弯弯曲曲，绕着林，顺着谷，悄没声儿往山上走。一刚一柔，一急一缓，一明一暗，到头来，都能上到山巅，望见临沧一城灯火。登山如做人，路有千条，心只一个，能到，便是圆满。这道理，藏在草木石径间，简单，却又深。

清晨的旗山，总裹着一层薄薄的雾。空气里是松针、泥土和野花混在一处的清香，吸一口，五脏六腑都像被山涧清泉洗过。山脚下，两条路清清楚楚岔开，像人生里摆在面前的两种选择，等每一个上山的人去挑。

石阶路齐整、结实，一级一级，规矩得很，从山脚直挺挺伸到山腰，一眼望去，全是向上的劲儿。绕山路却随性自然，顺着山的性子慢慢弯，没有定死的台阶，没有分明的界线，松影、野花一路相伴，在林子轻轻绕。

我上旗山，不知多少回了。有时走石阶，有时选绕山小路，每一回走，风景不同，心下的滋味也不同。

年少时头一回登旗山，心气儿盛，一心只想着快，自然拣那最直的路。那时还没有如今这般整齐的石阶，只一条近道，直直向上。我总以为，人生就该步步争先，走直线，少绕弯，便是最聪明。那一路，是跟体力较劲，也是跟自己的心性较劲。起初脚步轻快，意气风发，仿佛山顶伸手就到。走到半山，腿沉了，气也粗了，每抬一步都费力，汗从额上滚下来，浸透衣裳。我才慢慢明白，再直的近路，也从来不是轻松的坦途。

后来再登旗山，年少的急躁渐渐褪去，反倒偏爱那条绕来绕去的土路。不再执着于快，不再一心找捷径，只想慢慢走，静静看。看山间一草一木，听风吹过林梢，触露沾衣襟。绕山路没有陡直的台阶，坡势平缓，依山而弯，时而穿松林，松涛阵阵，入耳清宁；时而过花丛，蜂蝶翩飞，生机满眼。路上没有拥挤的人，没有匆匆的脚步，只有山林的静，与温柔。

走在这条路上，不必死死盯着脚下，不必追赶时辰。想停便停，摸摸粗糙的树干，听听山鸟的啼鸣，摘一颗路边野果，看

阳光从叶缝里跳下来，看云雾在山谷间慢慢流。它没有分明的阶梯，却有看不尽的景致；不能最快抵达，却有满心的收获。

像极了人生里那些顺其自然的选择：放下急功近利，听听自己的心，在慢时光里沉沉，在曲折里尝一尝生活本来的样子。不与山争势，不与自然较劲，以柔婉的姿态蜿蜒向前，弯里藏着通达，缓中自有力量。

绕山路上，常有意外的好。雨后，泥土香得醉人，青苔碧绿，草叶上水珠滚圆，亮晶晶的；深秋，枫叶红遍，松针铺地，踩上去软软的，阳光从红叶间漏下来，暖得叫人心安。偶尔遇见护林人，背着竹篓，随口哼着山歌，步子从容；也遇见结伴的孩子，追跑嬉笑，把清脆的笑声撒在山林里。这些平常细碎的光景，是近路上看不到的暖，是慢下来才抓得住的甜。

原来人生不必总匆匆赶路。曲折不是可惜，弯路也有风景。那些看上去绕远的路，藏着生活最真的好；那些放慢脚步的时光，才让心有处安放。

我常在山脚下站一会儿，望着两条路，想人生的选择。有人说，石阶是勇者的路，迎难而上，成就一番光景；绕山是智者的路，从容淡泊，自在随心。其实路本无好坏，人也无高下，适合自己，便是最好。

人生没有绝对的捷径，也没有白费的弯路。石阶的刚，教我们坚守、

拼搏；绕山的柔，教我们从容、豁达。刚柔相济，快慢相宜，才是人生最安稳、最圆满的样子。

天地运行，雷霆鼓动生机，风雨滋养万物，刚柔相摩，才有四季流转，生生不息。旗山这两条路，也是如此。石阶如雷霆，以刚健之气，催人向前；绕山如风雨，以柔和之态，安人心神。一刚一柔，一快一慢，缺一不可，合在一起，才是登山的全部滋味，也是人生的全部道理。

人生如登山，选择总在眼前。有时，我们要走石阶，为心中所想，拼尽全力，直面风雨，不肯轻言放弃；有时，我们要走绕山路，放下执念，放慢脚步，接纳不完美，在曲折里蓄力，在安静里找回自己。不必羡慕别人的近路，不必怨叹自己的曲折，每一条路，都有独一份的风景；每一段经历，都是生命的馈赠。

临沧旗山，就以一刚一柔两条路，把人生说尽了。它静静诉说：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每一步都算数。人的一生，既有拾级而上的勇毅，不负光阴，奋力向前；也有绕山而行的从容，慢赏风光，安放心魂。在直与曲、急与缓、刚与柔之间，找到自己的步子，走出自己的人生，抵达心里的那座山巅。